



許慰敏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生

台灣省嘉義縣人

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畢業

國立台灣教育學院肄業

經歷／

國小教師

現職／

塗城國小教師

又見黎明

舞台劇劇本佳作

許慰敏

劇情大綱

林山豐身為鎮民代表，又設神壇，誘人下賭「大家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兒子的課業來跳乩童。徐慶輝因一時糊塗，財迷心竅，亦加入豪賭，非但荒廢了賴以維生的工作，而且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一個原本美滿安定的家庭，亦為之破碎了。

慶輝之子明哲，在校聽得趙老師說明「大家樂」的禍害，終以「大義滅親」的心情，毅然寫信給縣警察局長，檢舉「大家樂」的賭博行為，又搗毀神壇內的神像，以示破除迷信。由於明哲的導引，警方終於捕獲了林山豐夫婦等一群人。

慶輝因為債台高築，走投無路，最後竟至欲跳樓自殺，幸好警方動作快，及時找到他，王局長曉以大義，趙老師利用親情感化他，總算挽回了慶輝的生命，全家人在黎明時分又團圓了！

人物說明（又見黎明劇本）

林山豐：約四十五歲。某鎮鎮民代表，炒地皮起家的投機者，地方劣紳，表面上為人處事和稀泥，裏子却鬼計多端，怕老婆。

吳秀雲：林山豐之妻，約四十二、三歲，教育程度不高，喜裝闊，善打扮奢美粧，為人虛偽假象多。

林新通：林、吳夫妻之幼子，約十二、三歲，國小五年級學生，受家長擺佈戕害的民族幼苗，在劇中裝扮乩童。

徐慶輝：約近卅七、八歲，裝璜美術設計師兼包攬工程。玩了「大家樂」，險些送了命。

徐太太：徐慶輝之妻，約卅五歲。為高商畢業程度，為人處事隨和，條理分明，但對丈夫玩「大家樂」却莫名其妙。

徐明哲：徐慶輝的兒子，約十二、三歲，國小五年級學生，品學兼優，沉默寡言，傲骨英挺，意志堅定。

徐明珠：徐慶輝之女，約七、八歲，國小一年級學生，白淨清秀，氣質不錯，學校成績很好！

陳經理：與慶輝年紀相若，百貨公司經理，為徐之同學，在青商會同稱菁英，很合得來。

趙老師：女性，約二十七、八歲，未婚，眉宇有股英氣，頭腦精明，處事明快，為人圓和，是非分明，且極明理，說話口齒伶俐，是位好老師。

鄭阿香：神壇的女信徒，廿八歲，「大家樂」迷，好強，性不認輸。

楊玉桃：與吳秀雲年紀相若，女賭徒，嗜煙，神壇女信徒乙，愛講話。

便衣刑警甲：約四十歲，刑警隊甲，精明幹練，富經驗，機警敏銳。

便衣刑警乙：約卅歲，同樣訓練有素。

制服警察甲、乙或加丙、丁：充當刑警參加緝捕行動。

縣警察局長：約五十四、五歲，文武兼備，具大將之風。

濟公乩童：約四十歲，嗜酒從事邪道，糊塗人生，裝扮濟公活佛。

法師：五十多歲，略懂筆墨，戴金絲眼鏡，能畫符催咒，比法指。

鑼鼓手甲、乙、丙共三名：屬神壇信眾，盲目聽從。

男女信眾共二十名：屬神壇信眾，「大家樂」迷，無知的一群。

「又見黎明」——第一幕

場 景：神壇。

時 間：夜。

人 物：林山豐（鎮民代表）、吳秀雲（林山豐之妻）、林新通（林山豐之子，國小五年級學生，裝扮太子爺小乩童）、徐慶輝（木匠裝璜師）、徐明哲（徐慶輝之子，國小五年級學生）、濟公活佛乩童一名、法師一名（俗稱桌頭仔）、鑼鼓手三名、男女老少信徒各十名（大家樂迷）。

場景佈置：舞台左前方放一張大型辦公桌，桌邊放一單人椅，桌沿貼著「掛號處」紅紙條。桌上放一「添油香錢」玻璃櫃子，黃色「符條」一大疊（用算盤鎮著），並放有筆記簿、登記單、原子筆、掛號牌一大疊。順左邊翼幕放一、二張長靠背板椅。

舞台中央前上方，橫懸一紅布條幅，寫「玄明壇」三個斗大墨字，下方掛環香一串。中央稍深處放一長桌，下放八仙方桌一張。長桌上安放著觀世音菩薩、濟公活佛、玄天上帝、五府千歲五公、媽祖娘、虎爺公、太子爺等多方衆神偶像、（木刻、泥塑、塑膠、塑膠雕鑄者均可，為求舞台效果，較大尊者為好。）神桌上供有香爐、大型燭台一對、符納格、敬茶杯三、籤筒左右各一，左右花瓶插放鮮花各一束（可以塑膠花代替）、桌上尚放有敬果盤、線香、金紙等物品。

人物化粧

林山豐：鄉鎮紳士打扮，西裝上下分兩色，襯衫打領帶、穿皮鞋、戴眼鏡，口含象牙煙嘴。

吳秀雲：濃粧艷抹，珠光寶氣，穿高跟鞋。

林新通：本場屬「太子爺」神戲裝，頭髮紮總角髻，赤上身繫紅色肚圍、紅色長衫褲、打綁腿、穿古裝武戲鞋、手臂紮手套、臉部要化粧、肩掛銅環、手持「太子戟」。

徐慶輝：木匠一般工作裝即可，或較具專業學養的裝璜設計技師裝亦可。

徐明哲：國小學生制服或少年便裝均可。

濟公乩童：活佛戲裝、戴濟公佛帽、穿黑和尚長布袍、補有雜色布塊者，穿白布襪、草鞋。其隨身道具有酒葫蘆、蒲草圓扇、頸掛長念珠。

法師：本場是神壇的鑿生制服，藍色布長衫、或藍色漢衫褲（俗稱台灣衫），上衣背部縫釘著一塊圓形黃色布

，並寫有「玄明」兩字。可視托出神壇是投資設計，細心經營型態。

鑼鼓手：三名，同右法師制式。

男女信徒等：時下家居便裝或外出趕慶會裝，庸俗浮華佳。

舞台右前方，豎一木門框（向左，觀衆可透視右小隔旁）、木門框垂懸藍色布簾，並貼著「禁房」布條。要有由神壇室內不可窺見小隔房情況之感覺，顯有幾分神秘感。順左翼幕前端上，掛著黃色底畫有八卦、符咒、圖騰之布條一幅。「八卦符」下方放一小几，小香爐一個、小燭台一對、敬茶杯三、敬果盤三、牲禮盤一、陶壺一個。「八卦符」邊吊掛著「濟公活佛」專用的酒葫蘆一個，蒲草扇一把。小几左邊小方台上放一張蒲團。（戲開始時，供濟公活佛乩童打禪坐用），此「八卦符」之供奉，道上稱「元神」之神位，而對一般的信徒是隱密性的，或可加深其玄奧神秘之感。

△報幕畢，幕未啓，先來一陣極強而緊密的鑼鼓敲打聲。幕漸啓，鑼鼓聲漸趨輕緩下來，配合著某種舞步似地有節奏、韻律感，但喧而不鬧。舞台上顯現著：神壇室內香烟繚繞，高炬亮燃，鮮花亦頗有生氣。神龕兩旁各坐著鑼鼓手，謹慎而認真地打著鑼鼓。右前方垂簾小隔房中，濟公活佛乩童閉目作打禪坐於小方台蒲團上，是不動聲色的。小弟林新通作「太子爺」之「神戲裝」打扮，肩掛其銅圈，揮舞著「太子戟」，口唸著莫名堂奧的「神曲」（唱腔仿唱國劇娃娃生角的口音），而大蹈其「太子爺」神戲舞步。法師手握著一把線香揮搖著。男女信徒二、三人正在插香，禮畢者在左方長椅坐，作排隊等候狀。木匠徐慶輝上香畢，即跪地作三跪九叩之禮，拜畢亦席坐，但在末尾方。男女信徒有的站著等候掛號於桌前，輪到號次的，則自願地從口袋裏取出或將手中持的紙幣（可能都屬五十元或百元券）若干張放進桌上的「添油香錢」櫃中。左翼幕前的一、兩條長板椅上均坐滿了等候掛號的男女信徒，甚而站立等者有之。林山豐坐鎮掛號桌左前，忙著他的接辦掛號動作，頭低低的，偶而抬起頭透過眼鏡瞄人一眼，蠻有威嚴似的。桌旁站著女信徒甲，她剛放「添油錢」進去。

山 豐：歐巴桑小姐，尊姓大名？

女信徒甲：鄭阿香。

山 豐：性別？（低頭書寫著）

女信徒甲：是女的啊！

山 豐：啊！對不起！對不起！是鄭女士。貴庚？

女信徒甲：貴什麼庚？

山 豐：是請問妳芳齡幾歲？哎啊——

女信徒甲：二八。

山 豐：不是十六吧！嘻嘻嘻嘻（笑嘻嘻的）

女信徒甲：別開玩笑嘛！林代表。

山 豐：不敢！不敢！唉！妳認得我當鎮民代表啊？

女信徒甲：鼎鼎大名的山大王代表林山豐先生，三歲孩童都認得，你自己一點兒都不知道啊？（嘻嘻地笑著）

山 豐：誇獎！誇獎！小姐住哪裏？

女信徒甲：太平鄉同心村向上路七號，電話——。

山 豐：不用啦！菩薩神明隨時隨地都可以聽見，不用電話了。

女信徒甲：哦！這倒是真的。

山 豐：當然是真的囉！唉！什麼牌？

女信徒甲：太子牌。

山 豐：好。妳是太子牌五號（慢條斯理地，取了一張號碼牌給她），掛號費兩百塊。

女信徒甲：嗯！不是一百嗎？

山 豐：封牌前一天，加倍。神對人一律平等，跟我當代表一樣，一視同仁，有教無類，有苦必救。哈——（得意地笑）

女信徒甲：（稍微猶豫一下，但即打開皮包找錢）

山 豐：（緊追不捨地，但光說他自己的，女信徒甲只顧取她自己的錢）。神能指點妳靈驗才是福氣，鄭女士，

妳什麼錢不花？就說偷雞也得撒一把米啊！對不對？

男女信眾：（東一句，西一句，此起彼落地應著）對對對——，世界上什麼事情，不花一毛錢的……？

女信徒甲：我本來就不怕花錢嘛！怕花錢那還算敬神嗎？（她早已從皮包裏取出一百元券和手中的一張給了山豐

接去，放進抽屜裏去了）

男女信眾：這就對啦！五燈獎，兩百分！（大家鼓掌，哄堂大笑）

山 豐：功德無量，大家萬事如意，平安大發財！（女信徒甲鄭阿香坐上位子，換上來了男信徒甲陳聰明）

男信徒甲：（漸靠近桌邊，邊發話）喲！林代表，真週到啊！您的鎮民代表服務到這兒來啦！哈哈！可不是當

假的囉！哈哈！（言談間，已放了香油錢）

山 豐：我本來就應該替老百姓做事的，當然要講究服務第一。謝謝支持。不瞞您說，也得為下一回打樁鋪路啊

！

男信徒甲：好厲害，真有您一套。您的戰術真是無孔不入噢！鑽到那兒，透到哪兒！

山 豐：過獎！過獎！請繼續支持愛護。唉！是陳聰明先生？

男信徒甲：是是是。

(依樣畫葫蘆地，掛號接續下去)

(這時，吳秀雲手提一個塑膠袋，東西裝得滿滿的，由舞台左方上場。進神壇室內來。邊與大家打招呼)

男信徒甲：哟！代表娘來啦！

秀雲：大家好。

女信徒甲：(素很熟識)唉？代表娘，怎麼這麼晚才到？

秀雲：唉！公私兩頭忙，忙到現在，你看還得忙下去！(把手裡的袋子一幌)

女信徒甲：代表娘，你最能幹嘛！

秀雲：勞碌命——。(想起什麼似的，看看手錶)，太子爺還沒出牌。

女信徒甲：還沒有吧！

秀雲：快啦！(預期似地)請坐！

(應酬著，秀雲轉至中央，放下袋子，向神方合掌行禮一下，旋即移轉右前方，掀簾入隔房去)

(打禪的濟公兒童驚覺，睜眼一下)

(神壇上的鑼鼓手仍繼續敲打著)

(太子爺兒童仍比唱舞著。男女信眾觀看著，山豐仍忙著他的掛號收錢)

(在隔房內的秀雲，忙取出袋子裏的東西，米酒兩瓶，青果排放於果盤內，一隻烤雞放於牲禮盤，用嘴把米酒瓶蓋咬開，倒進敬茶杯斟滿三杯，又將酒倒注於活佛兒童面前之陶壺裏。繼而取下壁上掛之葫蘆，倒酒進去，又即掛上)

(這時，神壇上有動靜了，太子爺兒童的動作突靜止下來，法師似有所發覺)

(秀雲也掀簾到神壇前來)

法師：出牌了！

(法師比手畫脚地作法指，太子爺兒童像機器人似地轉向神桌上去而俯伏下。口中唸唸有詞)

(神壇內氣氛突顯緊張起來，信眾聚精會神觀注著)

(隔房內的活佛兒童由座上溜了下來，把敬茶杯的三杯酒喝下，又即拿起陶壺按嘴吸飲，拿起了烤雞啃吃起來。放下烤雞，又上禪座)

(神壇前上，法師收起法指，取準備好的金紙、毛筆，好讓太子爺兒童揮毫。法師大聲地叫號)

法師：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

(徐慶輝、男信徒甲、女信徒甲、另兩名信徒共五人簇擁到中央邊邊去，俯擁探視著)

(這時，徐明哲由左前方上場，認得他父親，趨近拍拍徐慶輝的身體)

明哲：爸爸！

慶輝：(回轉頭)唉！你來這裡幹嘛！

明哲：爸爸！家裡有客人來找你！

慶輝：誰啊？(預期敏感地)

明哲：媽媽開百貨公司的陳先生。

慶輝：什麼事？

明哲：不知道！媽媽要我來叫你馬上回去，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

慶輝：很重要的事情？(預期地嘀咕了一下)唉！你回去跟媽媽說，叫他明天再來。

明哲：不行啦！媽媽要你一定現在就回去。

慶輝：(冒上火)什麼？你再說一遍！

明哲：爸爸！你現在回去就是嘛！

慶輝：(揮掌過去)我回到哪裏去？

明哲：(受掴掌，雙手掩頰，但不哭)

(秀雲見狀，作護孩子狀，近至)

秀雲：別打孩子，什麼事讓你生氣啦？

慶輝：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要我馬上回去，豈有此理？

秀雲：這樣好啦！你跟孩子回去，你的牌我給聽下來，送到你家，讓你簽，好不好？

慶輝：哦！好！好！走了。你媽媽是一代女皇武則天，我一定要聽她的，氣死人！(咆哮道)

秀雲：哎！你別再生氣嘛！你一生氣，連菩薩也發怒，這樣總是不好，對不對？你慢慢走吧！

(秀雲把慶輝父子勸走，慶輝、明哲離去，向左下場)

(這時，濟公活佛兒童身攜酒葫蘆，手搖蒲扇，另一手持烤雞，作起乩狀，步出小隔房到神壇上來，足之、蹈之、舞之)

(鑼鼓聲加強，眾人起哄了)

眾人：濟公上壇了！

(在鑼鼓聲加強中，幕落下)

第二幕

場 景：徐慶輝家——客廳

時 間：夜（連第一場）

人 物：徐慶輝、徐明哲、徐太太、陳經理、徐明珠（明哲之妹）

幕啓時：（陳經理焦急地在室內踱步，時而望望左門外）

（徐太太擁著女兒明珠，約七、八歲，依望左門旁，眺望著左門外，狀甚不安）

（慶輝為先，明哲跟後，由舞台左後方上場，作回家進門來）

明 珠：（慶輝、明哲父子未上場前，就指著左門外嚷著）

媽媽！妳看！爸爸回來啦！哥哥也回來啦！

徐太太：（作看別人狀）

（慶輝、明哲父子，相繼出場，作回家來）

徐太太：陳經理等你好久啦！

慶 輝：（不理太太的話，進門去）

陳經理：（一見到慶輝劈頭就問）慶輝，你到底是在搞什麼鬼？好幾天到處都找不到你，你究竟是存什麼心？你

不想做了？

慶 輝：別這樣兇嘛！你坐下來談好不好？就是忙嘛！

陳經理：你的孩子把你從神明壇上找回來，忙你的「大家樂」，是不是？

慶 輝：（急以手掩嘴，示意在太太面前不要提起）

（徐太太端兩杯茶來，放桌上）

徐太太：陳經理，請用茶！慶輝他的確很忙，他的工作我又不太懂，你們的事情有問題，慢慢兒談談！

慶 輝：是！慢慢兒談，不客氣！

徐太太：孩子要早睡，我先失陪了。

陳經理：請便！

徐太太：明哲、明珠，睡覺，睡覺去！

（徐太太促兒女就寢。明哲、明珠收拾書包，與母親相偕入內去）

慶 輝：陳經理，期限還沒到，你急什麼嘛？

陳經理：我公司的裝璜工作，你做了一半，就吊兒郎當的拖下來，你要我怎麼辦？

慶輝：師傅不上工，我有什麼辦法？

陳經理：工錢不給，人家哪上你的工？聽說你發不出工錢，人家都不來做，是不是？

慶輝：（無言以對）

陳經理：你這樣子把我害慘了，讓我趕不及開張，事情有多麼嚴重，你知道不知道？

（徐太太幽靈似地由右後上場入客廳來，察覺事態嚴重，隨便靜坐於一角）

慶輝……

陳經理：唉！老大哥啊！你要講清楚啊！我這個工程，你打算要不要做下去？

慶輝：就是想做，也沒有辦法做下去啊！

陳經理：為什麼？

慶輝：周轉不靈，沒辦法！

陳經理：什麼？那我付給你的五十萬塊錢呢？就是買材料也不用那麼多啊！你把錢挪到哪裏去了呢？

慶輝……

（徐太太雖不語，當然有所反應）

陳經理：你想賴是嗎？難道你準備垮了不成？

慶輝：我徐慶輝那裡會垮？你不相信，過幾天老天爺讓我發了，我一定做得好好的！（胸膛一拍）

陳經理：你瘋了，我的天啊！（頓悟）哦！我懂了，原來你是「大家樂迷」，那我敢斷定，你絕對非垮不可。

慶輝：笑話！垮不垮是我的事情，關你屁事！

陳經理：慶輝，我們是好朋友，大工程才會讓你來做，我是勸你，提醒你，絕對不能再賭下去了，有一天你整個

人都會爛掉的。

慶輝：本來人生就是一篇「賭命記」嘛！讓它大開花一次，有何不可！

陳經理：完了！好好，你既然這麼說，我也沒話講，不過工程應該有個段落和了結，我不能跟你一樣的糊塗下去

。這樣好了，我們快刀斬亂麻，第一目前完成一半的，你要把它做好，第二現場的存料及過去的施工費

，你不能收回去，公司付給你的五十萬元，算全部抵銷，不計較，差多少我認了，後期工程我請別人來

做。

慶輝：好啦！好啦！隨你的便！（不耐煩似的）

陳經理：徐太太妳都聽見了，妳是證人，到時候妳可要講公道哦！

徐太太：我都聽見了！實在真對不起！

陳經理：（對慶輝）老兄弟，請你明天到公司來一趟，料理料理哦！再見。
慶輝：（點點頭）

（陳經理已步出門去，徐太太送客至門口）

徐太太：我不知道慶輝他把您公司的工程給耽誤了，真不知道該怎麼說？

陳經理：唉！「大家樂」真害死人，搞得這樣大家都不快樂，妳先生走火入魔，真不可救藥，我很同情。

徐太太：陳經理，這樣該怎麼辦？

陳經理：拿他沒辦法啊！我公司又忙，現在的人講自由，各管各的，還有什麼話講。

徐太太：唉！糟了！

陳經理：不過有一點我在擔心，看這房子，妳這房子早輸掉了，說不定已經押給人家，妳得查一查才好！來不及的話，誰也救不了，妳就認命吧！再見。

（陳經理同情搖搖頭，而無可奈何地離下場去）

（徐太太茫然不知所措，轉身步入室內去）

（慶輝呆坐著，兩眼痴視天花板，有時微笑，有時搖頭，他不覺太太近至）

徐太太：……慶輝！

慶輝：（把頭俯下去，兩手按上頭，不答話）

徐太太：到了今天這個地步，我什麼話都不講，只問你一句話，你到底有沒有把我們的房子拿去押給人家借錢？

慶輝：有又怎麼樣？沒有又怎麼樣？

徐太太：你別這樣裝糊塗，好不好？真的有沒有這樣子做？請你老實告訴我！

慶輝：真的，又怎麼樣？

徐太太：啊！你真的？我跟你拼了，連房子都輸掉了，我跟你拼了。

（徐太太氣極了，撲向慶輝身上去，夫妻打起架來了，婦人非丈夫對手，被打倒下地去了）

（明哲、明珠兩兄妹作聞聲，由右後上場跑近至母親身旁救扶持母親，母女三人哭成一團）

明哲：啊！爸爸！不要打媽媽？啊！媽媽！

明珠：媽媽！

（慶輝氣極敗壞地臥倒於長沙發上去，象徵一個人的一切，將垮下去了）

（幕漸漸落下了）。

第二幕

場景：國民小學教室內
時間：日

人物：趙老師（女性）、徐明哲、男女學生共十九名（國小五年級）

佈置：舞台右方，稍斜向觀衆方向，豎放大黑板一塊，講台一、講桌一，沿舞台左方順排學生桌椅十組（二十人席位），但要空林新通一席位。右黑板上方布幕上吊懸 國父相框或國旗。布幕適當處，可釘貼教室內應有的標語或訓示之類的字幅。其間夾一張世界大地圖更佳）

幕啓：教室內黑板已寫著勸導賭「大家樂」有害處之民謠曲詞字句。

黑板上寫著——

「大家樂，要不得；大家樂，玩不得，玩了大家樂，家庭麻煩多，大家不快樂。

大家樂，要不得，大家樂，玩不得，賭了大家樂，妻離子散了，家庭破落多！」

（趙老師站黑板前，導唸著，徐明哲及男女學生並排坐，跟著唸。唸畢，趙老師一本正經地問起話了）

趙老師：各位小朋友，老師問你們，簽「大家樂」好不好？

衆學生：不好！

趙老師：簽「大家樂」，快樂不快樂？

衆學生：不快樂。

趙老師：簽賭「大家樂」是一種正當的娛樂活動，還是一種賭博行為？

衆學生：賭博行為！

趙老師：賭「大家樂」犯法不犯法？

衆學生：犯法！

趙老師：對！是犯法的。賭「大家樂」對於國家、社會、家庭、個人，都會有害處，沒有好處，我們絕對不可以參加簽賭，就是知道了有人簽賭「大家樂」的，或者作莊家的人，讓我們發現了，可以馬上向治安機關檢舉，用寫信的或打電話都可以。治安機關對於檢舉的人，都是絕對保密的，不要害怕，知道嗎？

衆學生：知道。

趙老師：好！現在老師再問你們幾個問題，全體閉上眼睛，聽清楚哦！

（衆學生均閉上眼睛）

趙老師：有勇氣敢向治安機關檢舉賭「大家樂」的小朋友，請舉手！

（衆學生全部舉手）

趙老師：好，放下。可見你們全部都是好學生，每一位都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現在你們照樣閉上眼睛，舉手回答老師的問題。

（衆學生有的好玩兒地笑了起來。老師輕斥了）

趙老師：不要笑！這些問題是一些很悲哀的事情，讓你們真的碰到了，一定是要哭的，你們知道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還會笑！

衆學生：……（默然）

趙老師：好，閉上眼睛。你們知道家裡的人，也就是爺爺、奶奶、父母親、伯父母、叔父母、外公、外婆、舅舅、舅媽、姨媽，總而言之，你們所有親戚裡面，有人簽「大家樂」的，請舉手！

衆學生：（好嚇人，在席舉手者，竟有三分之二以上）

趙老師：好，放下。大家暫時不要張開眼睛。家人、親戚當中，每次簽賭的金錢數目在五千元以上的，請舉手。

衆學生：（視戲劇效果，由導演安排舉手學生的人數）

趙老師：好，放下。金錢數目在一萬元以上的，請舉手。

衆學生：（由導演安排）

趙老師：好，放下。每一次的金錢數目在五萬元以上的，請舉手！

（徐明哲及另外一名學生舉手了）

趙老師：好，放下。問題實在嚴重，眼睛不要張開，老師再問一個問題。

趙老師：你們知道，當民意代表的人，也就是當各級議會的議員，鄉鎮民代表、各類公務人員，包括學校的老師，有人簽賭「大家樂」的，請舉手？

衆學生：（由導演安排）

趙老師：好，放下。可見問題相當複雜，也不好理。好，老師再問一個問題，繼續閉著眼睛。令尊、令堂，也就是你們的父母親，曾經有過為了簽賭「大家樂」，無論是輸了錢，或者是贏了錢而吵過架，甚至動手打架的，請舉手！

衆學生：（由導演安排）

趙老師：好，放下。眼睛張開，這樣看起來，我們知道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更加嚴重的程度，不但不好理也理不了。以我們微薄的力量來說，當然是理不了的了。不過，我們所能做的，第一：絕對不參加簽賭；第二：勸導別人不要簽賭；第三：提出勇氣檢舉瘋狂的「大家樂」的壞勾當，甚至做到「大義滅親」的地

步，也在所不惜，就是說，連自己的親人也敢把他們檢舉出來，一點兒都不怕，這樣勇敢的做人，對不對？

衆學生：對！

趙老師：好，現在老師想要了解一些小問題，懂得能夠理解的人，或者在你們自己身上所發生過的，請舉手，由老師指定個別回答。

衆學生：好。

趙老師：你們的母親如果簽中了，贏了錢，對你們會怎樣？

（有幾名學生舉手，但徐明哲始終沒有舉手）

（趙老師指學生甲起立）

學生甲：多買新衣服、化粧品、新傢具，多給我們零用錢，上餐廳大吃一頓，家裡吃的、喝的也好起來。像我爸爸每天都會喝很多酒。

趙老師：那麼，東西吃太多了，酒也喝得過多，人會怎樣呢？

學生甲：會拉肚子，傷害身體，要看醫生。

（全班哄堂大笑）

趙老師：好，坐下。那麼，如果「損龜」了呢？父母親又會怎麼樣呢？

（有幾名學生舉手，趙老師指學生乙起立。）

學生乙：我們就成了出氣筒，無緣無故的挨打，爸爸媽媽一定會吵架，也會打架，媽媽就一直睡，不起來，爸爸就拼命喝酒，連生意都不做了，說他要「走路」了，就這樣。

趙老師：有沒有說「走路」要走到哪裡去呢？

學生乙：沒有！我也不知道。

趙老師：好，坐下。大家想一想，現在這位父親變成了一個很狼狽又很落魄的人，他說要「走路」，他會走到哪裡去呢？已經想出來，知道的人請舉手！

（獨徐明哲一人舉手，趙老師指了他）

明哲：（斬釘截鐵地）坐鐵路特快火車直達監獄，坐高速公路快車直達地獄，坐飛機直達天堂。

趙老師：很好！百分之百說對了，像這樣的父親到了這種地步，可以說只有「死路一條」。剛才徐明哲大概想到現代交通發達，他給這位父親安排了既便捷又快速的「死路三條」，對不對？

衆學生：對！

(哄堂大笑，趙老師輕招手，作安撫狀)

趙老師：好！好！大家靜一靜。現在老師要出一項作業，你們回去，在一個禮拜之內，自己寫一篇文章到老師這兒來。題目是「爸爸、媽媽！請聽我說」。就是有關家庭中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以及有關學校和親戚朋友的事情，你所想到的想告訴爸爸媽媽的，老老實實的從你的內心裏把它寫出來，有多長都沒有關係，能夠把你的真心話寫出來就好。請大家好好的用腦筋，仔細的想一想，好不好？

衆學生：好。

(趙老師本來準備喊下課，但忽然想起什麼似的)

趙老師：唉！你們不知道，林新通今天為什麼又沒來上課？

衆學生：(好幾位知道)老師，老師！我知道，我知道。

趙老師：好！好！你說！(指學生甲)

學生甲：(站起來)林新通他常常到那個「玄明壇」當太子爺去了。

趙老師：什麼？當太子爺去了？

學生乙：(搶嘴)就是到那個叫「玄明壇」的神明壇去跳乩童啊！

趙老師：哦……

學生乙：他很會替太子爺講話噢！可是我們都聽不懂。

趙老師：哦！我知道。好，下課。

學生丙：起立，敬禮。

衆學生：老師再見！

趙老師：小朋友再見！

(衆學生起立敬禮後，散離開教室去。不拘左右下場，徐明哲並未即離去，等著老師，擦完黑板。明哲走向前去)

明哲：老師，我……

趙老師：徐明哲，有什麼事嗎？

明哲：有的，請老師告訴我，我們縣警察局長是哪一位？他的名字怎麼寫？

趙老師：你想知道警察局長的大名，做什麼用？

明哲：沒有什麼啦！哦！剛才聽老師說要我們寫文章，我想，也許我會寫到警察局長的名字……，老師，請您寫給我看，好不好？

趙老師：哦！是這樣子啊！好，好。

(趙老師拿起粉筆，邊唸邊寫)

趙老師：縣警察局長的名字叫王定邦，是最近新換來的噢，我還沒有機會拜望他的人，可以當警察局長，當然是很厲害的了，對不對？(已寫好)這樣就好了。

明哲：好了，謝謝老師，再見！

(行禮，速即離去，下場)

趙老師：(作有所思但想不透，隨即擦去黑板上的字)
(幕落下)

第四幕

場景：林山豐家——客廳(鎮民代表住宅)

時間：日

人物：吳秀雲、趙老師、林新通、女信徒乙

佈置：當鎮民代表的家，其客廳與做室內裝璜設計兼包工頭家的客廳的擺設裝飾，在型態、情調、氣氛上，當然有所不同。請導演多下工夫，使能顯出人物性格與家庭背景為佳。電話置放於舞台右前方角落，距近觀眾位置。

化妝：林新通——將表現暗示能兼差多類神祇的靈媒，變化千面。本場之戲裝，可改化裝成為一般廟會遊行行列中的「八家將」神戲裝。戴國劇裡的「小將盔」、穿「箭衣」、圍「甲裙」、穿「彩褲」、著「武靴」，最要緊的是要勾「花臉」。此裝扮可表「五府千歲王爺」之武裝。表現上，可襯托目前社會現狀荒唐唐不馴的劇力。

幕啓：(雖是大白天，室內一片空蕩，顯得有幾分魘魅感。吳秀雲一身福態，意氣凌盛，母夜叉似地在一角落接聽電話，拿著簿子邊聽邊寫)

秀雲：哎啊！我說我的段女士啊！你不是下午剛換牌嗎？怎麼又要換了？你是吃到什麼仙丹妙藥，心血來潮——特獎尾改三十支，換九〇的，好。七朵花改五十支，換七二的，好。恭喜發財！調台北牌好不好？嘉義牌！我看這樣好了，台北一半，嘉義一半，照樣中啊！……不敢。是的，支數應該由你自己決定的啊，好的，晚上見！恭喜發財！(不離本行似的)

(秀雲在接聽電話當中，女信徒乙早已溜進室內來。站立、坐均可。俟秀雲掛上電話，猛發覺室內有人在，嚇一跳)

秀雲：哎！累死我了。（猛發覺）原來是玉桃，我以為是什麼「壁虎鬼」，害我嚇了一跳。

女信徒乙：唉！代表娘，你說「壁虎鬼」，真的有鬼啊？

秀雲：當然囉！鬼、神、人都住隔壁啊！

女信徒乙：前期的「樂牌」有個鬼故事，說有一個人去「問陰」。

秀雲：什麼「陰」？

女信徒乙：「陰」就是說「鬼」嘛！「鬼」字不是不能常掛嘴邊嗎？

秀雲：哼啊！我懂了，簡直是鬼話連篇，陰鬼又怎麼樣了？

女信徒乙：那個玩牌的去問「陰」，「陰」的出牌說，簽四〇（死人），但是要賠牠一條命。結果，四〇的不是

真的中了嗎？那個人簽三十支，他的太太也真的死了，你說靈不靈？好奇怪噢！

秀雲：真荒唐！哦！不是荒唐，你們都中了「邪」了。

女信徒乙：呸呸呸！什麼話嘛！我才不會呢？哦！對了，這一期又出牌了，有人去問過。

秀雲：幾號？

女信徒乙：三四，簽五十支。

秀雲：你簽了。

女信徒乙：我簽的，都在你這裡。那種牌我才不要呢！五十支全送給我，我也不敢要。

秀雲：三四……三四……開玩笑，這樣子那簽的人家裡頭不就要死了三個人嗎？

女信徒乙：可不是嗎？嚇死人了！

秀雲：這話妳聽誰說的？（職業性機敏地）

女信徒乙：人家都這樣子講，我就隨便聽罷了！管它當不當真的，不過可以參考。

秀雲：對了，快封牌了，別再考慮那麼多了，換它的三四試試看，一試便知。

女信徒乙：不要！讓我想想看再說的。

秀雲：怕什麼？把心一橫押下去，讓你中了，你不是一炮衝天了嗎？

女信徒乙：阿彌陀佛！

（這時趙老師由左上場，到秀雲家門口）

趙老師：林太太！

女信徒乙：（玉桃先發現，知是學校老師）代表娘！學校的老師來看你了噢！

女信徒乙：（向趙老師點了頭）老師啊！請進來坐！

趙老師：（點了頭）謝謝！

秀雲：哦！趙老師，妳來啦！稀客！請坐！

趙老師：好，好！謝謝。

（秀雲延請老師入座。女信徒乙倒茶去。秀雲找機會以手指按掩嘴一下，對女信徒乙示意別提「大家樂」，女信徒乙會意）

女信徒乙：（端茶至熱情地），我代理一下，老師，請用茶！

趙老師：不客氣，謝謝！

秀雲：（向女信徒乙）她是新通的老師！

趙老師：我姓趙，妳好！

女信徒乙：趙老師，妳好。我是代表娘小學時代的老同學，她兒子新通是我的乾兒子，沒事情常到她家來串門子，（嚶嚶（笑嘻嘻的））

趙老師：哦！是這樣子，那很好啊！老同學，又是乾媽，大家有空聊聊很好啊！妳請坐啊！

女信徒乙：好，好！妳們談事情。（移另座，取報看起來，其實聚精會神地聽閒話）

秀雲：趙老師，妳今天到我家來是——家庭訪問？

趙老師：可以這麼說。哦！請問，新通他現在不在家嗎？

秀雲：對不起，老師，他不在家。老師，妳找他有事嗎？有話可以跟我講。

趙老師：是這樣子，林新通他沒到學校上課，不知道為了什麼？他也沒有請假，我常打電話來，又打不通，問學生也不得要領，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

秀雲：哦！那真對不起，請老師多多原諒。他爸爸整天忙他的鎮民代表，我嘛，裏裏外外，「神明壇」那邊和

家裡兩頭忙，連頭腦都搞昏了，所以他本來應該向學校請假的事情，也就給忘掉了，實在很對不起！

趙老師：原來是這樣子。可是新通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嗎？

秀雲：當然有想到，不過為了「神明事」，實在是不不得已，小孩子真的分不開身來。（得意地笑起來）

趙老師：分不開身？他在忙什麼呢？那麼忙嗎？

秀雲：提起這件事，也把我搞糊塗了，上天的「太子爺」大概跟他有緣，別人不去找，偏偏找到了他。要他當「天兵天將」去了，拿他沒有辦法（秀雲得意地笑著）

女信徒乙：（一下子興高采烈起來）唉！老師啊！「太子爺」小孩子找小孩子，會找玩伴兒的！真好玩兒。

趙老師：妳們兩位現在講的，我不太懂。新通去當「太子爺」的「天兵天將」？他是一個小孩子，能替「神明」做什麼呢？

秀雲：替他講話呀！

女信徒乙：我們一般人來講，就是做「太子爺」的「脚力」啦！有時候「五王爺」也會在他身上「扶乩」噢！這一個可不能隨隨便便的，實在靈感極了。

趙老師：這樣聽起來，可不簡單。可是新通他真的會這樣子嗎？

女信徒乙：會，會！怎麼不會？「太子爺」的真神附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就會跳起「乩童」來，問他話，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他什麼都知道，也會說出來，還會替人家治病，解決困難的事情，就是有人中了邪也會為人除掉，可保平安，萬事如意，天下太平，太多太多了，我講也講不完。

秀雲：就是這樣！我們有人向他求福，都會給我們指點！

趙老師：這個我不信！太玄了。真的這樣的話，那新通不就成了一個「萬能人」了嗎？還會為人治病，那就言過其實了，我真莫名其妙！林太太，現在一般「神壇」的人都這樣子胡搞，久而久之，必定會害人不淺噢！

女信徒乙：老師！你們當老師的人，當然不會去信這個啦！妳有沒有看過人家演歌仔戲的？鬼魂一出來不是說，人間「有山便有水，有人便有鬼」嗎？那不是告訴人家說，我們這人世間，的確有鬼神的存在，有好的，也有壞的，老師妳沒有經驗過，不怕的了。

趙老師：難道妳這太太過去真的見到過鬼？

女信徒乙：……（笑笑，搖搖頭）

趙老師：我告訴你，讓你了解一下，在他們演戲裡頭，山水風物的變幻，人鬼恩怨的故事，那是在演戲表演上所需要的，一種說明和做法，而戲的結局，目的是在教化我們要學好、做好。要我們從故事裡頭能夠得到這些教訓和作用效果，就算太好了。林太太妳想想，假如我們迷信「鬼神」、「超能」，可以替我們人做好一切事情，那我們什麼事都不要去做了，整天神經兮兮的，什麼都不去想，不去動，行嗎？妳的家、她的家、我的家，我們這個社會，甚至全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恐怕妳、我、她都不必說話，也不用吃飯了！

女信徒乙：老師！妳們教書的，實在是太「死鴨子硬嘴巴」了，有一天讓妳有機會真碰到了，妳就會相信！

趙老師：我還是不信！（找機會站起來，有時踱步，激昂地講下去）林太太，妳們這樣子說，認為凡是死去的人類、禽獸、動物，不但都能夠成為鬼神，到今天還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妳說過去死去的人又那麼多，那麼我們所能生存活動的市鎮鄉村，所有的山川郊野、大街小巷，我們的家庭、房間裡頭，不全都充滿了鬼嗎？我們住的這人間，老早就變成了鬼世界了，我問妳，這樣的居住環境，妳能安穩穩的住下去嗎？

女信徒乙：……（與林太太相視，傻笑著）

秀雲……

趙老師：林太太，我認為我們敬拜神明，在於「存乎一心」的敬意，應該是在感念這些偉大的古人他們在世的時
候，對於我們人類有過偉大的貢獻，我們可以把他們的道德、人格和為人做事的好方法，做為我們的好
教訓、好榜樣，這樣也就夠了！

女信徒乙：……（站起來移動，倒茶去）

秀雲……

趙老師：這樣的話，對於現代人類社會的生活、行為才會好的影響，和一切向好的、正確的指導作用，我們假
如能夠努力向上，並能夠得到這個「力量」和「好效果」的時候，正是一般所講的「功德無量」了！

女信徒乙：老師！請用茶。（客氣地進茶）代表娘，這位老師說話很好聽噢！嘻嘻……

秀雲：不是好聽，是很會講話，她當老師，不會講話行嗎？對不對？趙老師！

趙老師：那裡？我想趁今天來拜訪您的機會，我們應該溝通溝通一下。

秀雲：是的，我懂！

趙老師：我不是會講話，更不會「亂蓋」的。所提出來的，都是真實的道理。我舉出眼前的例子說，你們拿著人
用畫筆畫出來的人物畫像，還有，用木頭、石頭、泥土、塑膠等材料所做成的人物雕像去膜拜，是錯誤
的。如果把這些美術作品，當作藝術品來欣賞，當然無傷大雅，可是有人却把這些美術品當作心目中的
神聖偶像，用了既錯誤而又浪費的方法去膜拜，迷信祂有神怪的力量，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甚至可
以用來醫病、簽「大家樂」。（秀雲、女信徒乙嚇一跳）這是大錯特錯的。大家想想，為了賭「大家
樂」，我來求「太子爺」，果然中了，贏了很多錢，林太太和這位太太去求，却「損龜」了，輸了很多
錢。這時候，你們會怎麼樣呢？當然會發生很多問題，不用說，這尊神明不是太偏心，太不公平了嗎
？妳把這神像拿來劈了、燒了。妳的麻煩困難依然讓你傷腦筋而沒有解決，說不定還會搞得家破人亡！

女信徒乙：（掩著報紙，伸舌頭，偷向秀雲作鬼臉）

秀雲：（睨了她一下，作傾聽狀，並深思著）

趙老師：關於神壇的「神明事」，我不便多談，但是我站在當老師的立場，對於今公子新通的事情，實在叫我不
能不說了！更要向你提出一些意見，並希望天下父母親應該同我此心，把這種受害的孩子，能從被大人
和所誤導的歧路上救回來，我當老師的，才不致「誤人子弟」！林太太，新通是妳的親生兒子，妳甘心
不甘心，應該不應該，繼續的讓自己的兒子，這樣的胡搞下去呢？

秀雲：（不自覺地搖搖頭）

趙老師：林太太，你說神明太子找到了你的孩子，指定他當上了「乩童」，這樣子，妳會覺得是一種光榮，又值

得驕傲的事嗎？林太太，如果你有著這種想法，我敢說你不但是做了傻事，而且犯了很大的錯誤！

秀雲……（點點頭）

趙老師：你不讓兒子去上學而常缺課，將寶貴的時間，挪去跳那荒唐無稽的乩童。書不唸，正經事不學好，將來孩子會長成怎樣的一個人：不用我說，全天下的每一位父母親一定都很了解的。再說，「太子爺」的木頭像，為何不像收音機一樣的說話，一定要找孩子去講神話，這就奇怪了？請問，是人在作怪？還是木頭像在作怪呢？道理很簡單，你可以從很多事情看得出來，很多搞神壇的，都是別有用心，而且是騙人的！你可以把那木頭像拿去燒掉，我敢保證一點兒都沒有事。

秀雲……（動容）……

女信徒乙……（動容）……

趙老師：（室內靜靜的，老師喝了一口茶）林太太，也許你和你先生另外有一套想法，而不得不這樣子做，也有所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原因，但今天我要很不客氣的說出來。希望你也可以考慮！

秀雲……是的。

趙老師：假如說，你和你先生是為了競選民意代表，需要紮好群眾基礎，廣結善緣，增強服務民衆來打知名度，討好民衆，爭取選票，你們伉儷不得不使出搞「神壇」的妙計，同時又出怪招，連還在求學時期的小兒子也推出去當乩童的話，預期的目的也許可以達到，可是你們夫妻所付出的犧牲代價，實在太大了，這樣做也是不對的。

秀雲：趙老師，我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有些惶恐起來）絕對沒有！

趙老師：假如是為了財富、金錢，也不成理由。林代表事業穩固，家有賢妻，沒有人比你太太強，子女頭腦又聰明，每一位都是唸書的好材料，林代表對別人我不知道，對你看起來，忠實體貼，林太太你這樣的一個家，你還認為「不夠看」嗎？

秀雲：老師，過獎！

女信徒乙：她呀！錢愈多愈好啦！

秀雲：玉桃，你別亂講話哦！誰這樣講？

趙老師：有這個念頭，最要不得。如果，林太太你在心靈上有這個毛病，腦子裏的慾念也就多了，雖然多數的人都講究「金錢不怕多」，但是太危險了，林太太你應該知道有句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如果我們一生努力去追求的後果，是成了這個樣子的話，不是太悲哀了嗎？所以古今有很多賢明的人告訴我們說——「金錢不應該去強求」，林太太，我這樣子說，對不對？

秀雲：很對！老師，請用茶。

趙老師：謝謝！（喝口茶）我把話講得太多，也講過頭了，我知道一定會得罪人的，請原諒！

秀雲：不會，不用客氣……。

趙老師：打擾了，我該走了，再見！

女信徒乙：不再坐一會兒？我很喜歡聽老師講話呀！

趙老師：真的？請你可別笑我賣膏藥噢！

女信徒乙：不敢，老師！再坐一會兒嘛！

趙老師：還要到另外一家去，改天有空再來！哦！對了（轉向秀雲）！林太太，公子新通上課的事情，你看我們應該怎麼做？

秀雲：應該馬上去上課，馬上去上課才對，我也會跟他爸爸說，老師妳來過，我們應該應該感謝老師的。

趙老師：不客氣。再見！

（趙老師告辭，將離去）

（林新通，「八家將」裝扮頑皮地跳回家門來，由左上，於門際與趙老師碰個滿面，趙老師嚇了一大跳

趙老師：……

女信徒乙：喲！代表娘啊！我們的王爺「回府」囉！

新通：？（一看是老師，一溜煙跑入右內去）

趙老師：他是誰呀？

女信徒乙：你的學生林新通呀！

趙老師：哦！是他？天兵天將是這樣子的啊！我的天！（大搖頭，啼笑皆非）

（老師本將離去，但又轉入內來）

秀雲：新通，妳趕快出來，出來見你老師啊！

新通……

女信徒乙：新通，老師快要走了，衣服不要換了，趕快來見老師嘛！

秀雲：這個孩子，真是的？新通！你快出來啊，你老師有話要跟你講。

趙老師：我看不用啦！不要叫他出來，大概是現在他那種怪模樣，不好意思見我。這樣好啦！請妳安排讓他明天到學校來上課好嗎？

秀雲：我一定叫他去，是我們沒有想到新通上課的問題，有這麼嚴重，我一定叫他去。

女信徒乙：唉！代表娘，明天我們神壇的神明，不是要到南部去出巡嗎？妳要去問問，乩童要不要去噢！

秀雲：哦！對對！你一講我才想到。糟糕，老師，巧得很，明天一大早我們壇裡的神明就要到南部去出巡，每次出巡都是跟去的！神通又要到學校去上課，那怎麼辦？老師！

趙老師：換別人去，不是可以嗎？

女信徒乙：那怎麼行？老師，神通他當出巡，是神明抓去的，你叫「太子爺」臨時到哪裏去抓人，就是現在替他找一個當替身，也派不上用場呀！代表娘，你知道呀！新出巡不會的啦！太子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

噢！

秀雲：是啊！老師！「神明事」就是這樣不好辦，你看……？

趙老師：（如墜五里霧中，但她心如明鏡），哦！「神明事」倒有這麼多麻煩噢！現實環境又這樣，教育問題也不是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好，那就後天來上課好啦！

秀雲：謝謝老師。

女信徒乙：後天也不行唉，老師啊！我們去是要過夜的噢，要到後天的傍晚才會到家唉！

秀雲：對了，老師！讓神通大後天去上課，行不行？

趙老師：（一想），可以，這樣也好，我們一言為定。

秀雲：我知道的，我絕對不會忘記。

趙老師：謝謝你，再見！

秀雲：再見，老師不送噢！

（趙老師離去，左下場，已入幕後）

女信徒乙：老師，再見！

秀雲：人都走了，還再見。

女信徒乙：禮貌嘛！（嘻嘻嘻嘻）

秀雲：禮多必詐！

（兩女人入內來，邊談邊坐下，秀雲取出香煙一支給女信徒乙接，自己也含上一支，點燃抽）

女信徒乙：我禮多必詐，詐你代表娘香烟一支是也！

秀雲：算我請客。

女信徒乙：你本來就應該請我客的啦！我一年到頭來你這兒，讓你賺多少，你自己算算看！

秀雲：在我這兒簽的有那麼多人，我從哪裏算起啊！

女信徒乙：就是說嘛！你們當組頭的，原來錢就賺定的了，根本不用去算嘛！

秀雲：別胡扯了，明天神明出巡，你不去？

女信徒乙：當然要去啊！我要到南部去，順便問他們太廟的「明牌」呢？

秀雲：恭喜發財！

女信徒乙：謝謝囉！哦，對了，妳那孩子是怎麼養的？養成那個樣子，胆子比麻雀的還要小！

秀雲：他怎麼啦？

女信徒乙：妳沒看到啊？剛才見到他老師，一碰面就躲起來，我們還管他叫「太子王爺」，真是的，笑死人！（笑起來）

秀雲：人歸人，神歸神，妳別扯在一起好不好？（忽想起）唉！玉桃，神明的乩童明天一定要去是嗎？

女信徒乙：對呀！不去不行啊！要說幾遍？剛剛說過，妳忘了！

秀雲：明天到南部太廟，晚上大概有件要緊的事情，我應該交代他，給我做好。

女信徒乙：什麼事呀！

秀雲：舉行神明「過火」（一說「踢火」），乩童要表演真功夫，沒有一點準備不行。

女信徒乙：那就快叫他出來啊！

秀雲：新通！新通！到客廳來一下，媽媽有要緊話跟你說，快一點！

（新通仍未卸「神戲裝」，由右後上場，入客廳上來）

新通：乾媽！妳好！

女信徒乙：好，我的太子王爺，妳好。

新通：（傻笑起來）

新通：媽，什麼事？

秀雲：明天我們壇上的神明要到南部去「出巡」，你爸爸有沒有告訴過你？

新通：還說要「踢火」咧，法師也跟我講過了。

秀雲：那法師有沒有再教你的新「脚步」和「身段」什麼的？

新通：有！法師要我回來再練練，說不能到外地方漏氣。

秀雲：哦哦！那很對，剛好你現在還沒有換衣服在這裡練給乾媽看看。

女信徒乙：要不要買票啊？

秀雲：別開玩笑好不好？買什麼票？

新通：（要將起勁，忽想起）媽！神明「踢火」的時候，抬神轎的人，一衝「炭火堆」跑過去，當乩童的要不要跟著踏過去？

秀雲：要啊！怎麼不要？不是跟在後面噢！乩童一定在最前面帶頭的噢！記得啊！人家要看的是乩童的真功夫

，就是要照法師教你地一步步的來，不能漏氣啊！知道嗎？

新通：知道。……可是，媽！我以前都沒有做過，有一點兒怕怕。

女信徒乙：怕什麼？沒胆子，太子爺的真神附在你身上保護你，絕對保平安，你不是知道太子爺會使很厲害的「三魅真火」嗎？

新通：知道的啦！（不服氣似的）

女信徒乙：就是嘛！太子爺的「三魅真火」早就把普通的「炭火」給壓住了，你還擔心什麼？傻孩子。

新通：真的啊？

女信徒乙：傻瓜！乾媽講的沒有騙你，「三魅真火」是太子爺的「元神真火」，普通的火不夠看的啦！

秀雲：別跟你乾媽瞎扯了，快！快練！

新通：好，我來！

女信徒乙：加油！加油！（竟然鼓起掌來了）

（這時，和新通「神戲」起步同時，可由幕後按踏步點、功架、身段等韻律節奏響配以鑼鼓聲亦可。可代配音樂）

秀雲……（看得極滿意似地，頻頻點頭，又點了一支煙，當然玉桃也來一支）

（這時，林代表由左外上場回家來，不說話，笑咪咪的，與妻有默契，和女信徒乙點點頭作招呼，共觀賞，也抽起烟來了）

新通：（跳呀跳，舞呀舞！跳上客廳的桌子上去，在桌上比定身段，姿勢作鬼神逞威之架勢，良久不動。鑼鼓聲要配合好，敲點滴）

秀雲：（高興地鼓掌）

女信徒乙：（同秀雲）

林代表：（哈哈笑，亦鼓掌）

幕落下。

第五幕——A場

場景：神壇

時間：夜

人物：徐明哲、便衣刑警甲、便衣刑警乙、制服警員甲、制服警員乙。

幕 啓：（神壇室內唱空城模樣，蕩然無人影，光線微暗，原來只五燭燈光亮著，長几上並沒有放原來排列的諸多菩薩像。此景象表示神明「出巡」去了。佈置注意：長几上仍放點綴著兩、三尊陶製的彌陀佛像或關公像之類，這些道具在下場戲中要摔破掉）。

（徐明哲的穿著顯得有幾分不整潔，狀似喪家之犬，但仍有一股傲骨英挺的氣息，他引導著警方人員——手持有手電筒，由左方分開地上場，至神壇門口處，明哲舉手一指）

明 哲：就是這一家神壇。

刑警甲：好！（一揮手，示警行動前進）

（一夥人進入神壇，發現情況不對）

刑警乙：怎麼連一個人都沒有？

（各警持著手電筒照搜各角落、桌下、各面窗戶。為取觀眾潛意識乃至直覺效果，警方人員可將電筒光線強烈地照射觀眾席各處，如能使觀眾瞬間產生「啊！找到我啦！」的效果當更佳）

（制服警乙找到了電源開關，按一下，室內突顯亮）

制警甲：這個時間，沒有一個人，奇怪？

刑警乙：隊長，會不會消息走漏？

刑警甲：王局長直接交辦的，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刑警乙：那就怪啦！

制警甲：要徹底追蹤啊，絕不能鬆手！……嗯——（稍息著，自語地）鎮民代表林山豐家我們已經去過，他跟太太、孩子都不在家，這樣放空城……？

（明哲亦頗不以為然）

（刑警甲看到桌上有一個長筒裡放有若干「香旗」，隨便抽出兩支端詳著，有所收穫地捲了起來，握持手中。香旗印有本堂圓圈堂號，合家平安等字樣）

制警乙：（他在照明一角落張貼處，發現貼有一張長闊幅紙條，是一張告示條字，俗稱「香條」，上面印寫有：神壇堂宮號，主神稱謂，列某地出巡或進香，國泰民安，起駕日期、回鑾日期等告示。進香活動的文字，並加註朱筆圈圍，以示隆重。投資大的，其設計、印刷則相當講究而又堂皇的。這種告示香條於電桿上常看到的）

制警乙：隊長，請你來看這個！

（制警乙突嚷起來，刑警甲、乙移近去，制警甲雖有所反應，但他要留放哨於舞台適當位置）

制警乙：隊長，你看！

刑警甲：「噢！（看仔細）我看，我們就這樣……」（把手持的「香旗」搖比示）

（當機立斷地）

刑警乙：「是的！是的！」
（刑警甲附耳於刑警乙，不知嘀咕為何？刑警乙點頭表示悟意領命）

刑警甲：「唉！小朋友，請過來。」
（明哲近前去，刑警乙即速從懷裡取出一本簿子，作速記問答）

刑警甲：「你叫徐明哲嗎？」

明哲：「是的。」

刑警甲：「你爸爸跑了，他現在人去哪裏，你知道嗎？」

明哲：「不知道！」

刑警甲：「你媽媽也離家出走，你和妹妹都跟媽媽在一起嗎？」

明哲：「是的，每天到我家來討債的人很多，我們在家裡住不下去了，就躲起來了。」

刑警甲：「躲到哪裡去呢？你老實跟我說不要緊，我們不會為難你。」

明哲：「躲到舅舅家去了，我們都不敢讓別人知道。後來我越想越生氣，又傷心，而且想到家裡變成這個樣子，有一天我媽媽想去死，急得我想把爸爸馬上找回來，可是到哪裡去找呢？今天我們家會被害得這樣，都是我爸爸簽「大家樂」不好。」

刑警甲：「簽「大家樂」要不得噢！」

明哲：「是的，簽「大家樂」會害死人，我知道已經害死了很多人，我恨透了所有賭「大家樂」的，搞「大家樂」的人，想來想去，想不出辦法，所以我就……」

刑警甲：「所以你就給警察局長寫信，是嗎？」

明哲：「是的，我很對不起警察局長和你們警察先生，但是我一點都不害怕，我知道我這樣做，會添加你們很多麻煩，可是我實在太沒有辦法了，對不起，我要請局長和你們所有的警察先生，都能原諒我！」

刑警甲：「你放心，你這樣做，不但是聰明也太勇敢了，是百分之百對的，你的做法對我們的協助很大，我們一定會給你嘉獎，也會幫助你們處理家庭上困難的問題，你絕對可以放心。」

明哲：「嘉獎我不敢要，我現在擔心……」

刑警甲：「擔心什麼？」

明哲：「擔心找不到爸爸，如果不趕快把他找回來，我真不知道我爸爸他會怎麼樣？（忍不住哭了）」

刑警甲：別哭，別哭噢！我們一定儘快的把你爸爸找回來，你放心好了，就是在這裡搞「神壇」騙人賭「大家樂」的這些犯法的人，我們絕對不放過他們。

明哲：謝謝警察叔叔。

刑警甲：好好！徐明哲，你會寫信，也會打電話？

明哲：會。

刑警甲：那好，現在我們就送你回舅舅家去，一定要看好你媽媽和妹妹，不要再讓你媽媽太傷心，太傷心了不好，人太傷心會怎樣，你知道嗎？

明哲：我知道。（哭了）

刑警甲：還有如果你先知道你爸爸的消息的時候，馬上給我們電話聯絡，記住噢！愈快愈好。

明哲：是的。可是（一瞄神壇環境），這裡的人都跑光了，怎麼辦？

刑警甲：放心，我們有把握。好，我們走！

（揮一下手，奉命撤走，警方人員全起動了，但明哲稍顯猶豫一下）

明哲：警察叔叔，我想我和你們一起走不好。

刑警甲：為什麼？

明哲：讓別人看見了，會注意到我，說不定會惹很大的麻煩，讓我自己一個人走好不好？

刑警甲：（頓悟似的）喲！你這孩子好聰明啊！很對！好，你先走吧！

明哲：再見！

刑警甲：再見！

（明哲獨自先行離去，左前下場）

（制服警乙要記得關大燈）

刑警乙：這個小孩小鬼大，怎會懂得偽裝形象，行動隱密的道理？胆子又大，好厲害！

刑警甲：的確聰明，我叫他當你徒弟好啦！

刑警乙：不敢奪美，隊長，你來吧！哈哈……。

刑警甲：哈哈……。咱們走！（警方人員四名左下離去）

第五幕—B場

場景：神壇

時間：夜

人物：徐明哲、家貓二隻（一公、一雌）

（神壇室內仍空蕩寂然，夜更深了，由遠處傳來雞鳴聲，一隻雌貓忽由室外跳落室內桌子上，隨後又一隻公貓跟跳落於同張桌上。貓戲由牠們自導自演即可，效果配貓叫聲）

（稍頃，明哲頭身部於窗外伸探窺視室內，旋即隱逝去）

（不知明哲從何處來，他竟能潛入神壇室內，明哲手持木棍，目光炯炯，側視著可搗毀的神像）

（明哲稍顯失望，但隨即下了決心，狠然地揮木棍將幾尊陶製像全給打破碎了！他的行動激烈而瘋狂，一切都完了，他木然站立良久，旋無力移步至舞台中央，掃視周圍遠方，尋覓著——，終於張了口喊出聲來）

明哲：爸爸！（隨聲大慟，哭著）

（舞台燈光逐漸轉暗，乃至全黑暗。此時明哲演員始可快捷移動隱入後台去）

第五幕——C場

場景：神壇

時間：日（下午）

人物：林代表、吳秀雲、林新通、法師、濟公乩童、鑼鼓手三名、女信徒甲（鄭阿香）、女信徒乙（楊玉桃）、男女老少信眾二十名（視演出場所，減為十名亦可）、刑警甲、乙，制服警甲、乙（可增二名制警）

（舞台燈光漸呈光亮乃至全明亮。為本壇神明往南部出巡進香回鑿之日的下午。由遠處有鑼鼓聲，響漸近來，可在後台邊門口燃一長串鞭炮）

（男信徒持掛葉竹竿的「神壇」黑令旗作先鋒，鑼鼓手三名——鼓手胸前懸掛「扁式中型」鼓，又持鑼、持鈸者。男信徒之中有的扛著「太子爺」的小神轎——為粗木製小太師椅型，串紮兩根長粗竹竿由兩人或四人肩扛、座位絆住安放「太子爺」神像。濟公乩童——濟公法衣、帽裝、腰攜葫蘆、手持蒲扇。其餘男女信眾均外出遠行遊覽便裝，肩背簡單包包、或攜包袱，均各持「香旗」。其中有一人扛著舞獅陣的獅頭，一人搖擺著獅尾巴。林代表揹著兩腳嚴重受灼傷而已裹著厚厚白紗布的寶貝兒子林新通。其妻吳秀雲肩揹著旅行包，一手持稍大型的「〇〇七」皮箱，一手持「香旗」）

（這群往南部「出巡」的隊伍，大家都有著倦態，以持「黑令旗」的為先，繼之，獅陣（前後各一而已），鑼鼓手、太子爺小神轎、濟公活佛乩童，有若干男信徒雙手捧著本壇全部「出巡」的神像，最後跟

著林山豐夫婦，和由父親揹著的林新通，母吳秀雲狀顯疲憊，但強作歡顏，却掩不住她的憂傷不安。鄭阿香與楊玉桃邊走有說有笑，不知她們說些什麼。他們由左魚貫上場——大夥兒進入神壇室內，放下行囊傢伙，作安頓。

（濟公活佛兒童趨入小隔簾房，脫卸了他的法衣帽裝，取起腰懸的葫蘆，一仰飲盡壺中酒，不甘心地再咧嘴啜著）

（林代表則至掛號桌邊，坐下了，作厭倦態，淡淡地吐了一口氣）（背上的兒子已放另角落椅子上坐，由母照料著）

林代表：唉……功德圓滿了！

（吳秀雲聞夫言，睨她丈夫一下，林代表懾噤了）

（男信徒甲先發現壇內物有人來搗毀過）

男信徒甲：（大嚷起來）哎喲！昨晚有人來搗亂過的樣子噢！哎呀！你們看！把好好的東西全打碎了，有人來搗亂。

法師：林代表，昨天晚上一定有人來這兒搗鬼！

林代表：不就知道是「紅派」的人來搞的啦！他們小人作風，不理他，收拾就好了，沒事了！

男信徒甲：欺人太甚！難道他們把我們「黑派」吃定了不成？

林代表：現在不要講啦！好戲在後頭，你們等著瞧！掃一掃！

（林代表揮揮手，甲信徒甲不服氣地，開始清理）

（女信徒乙楊玉桃，忽想起似地）

女信徒乙：哦！對對對！我想到了，林代表，我在南部問了「五年王爺」的明牌，在這裡簽掉算了，省得再到你家跑一趟。

林代表：哎喲！我說我的乾媽呀！大家都累死了，你還像隻母老虎這樣雄棒棒的，急什麼嘛！

女信徒乙：雄個屁噢！回去我搞忘了，你賠呀！

林代表：包中的是嗎？

女信徒乙：「靈天賞賜」嘛！號碼一支五百咧！（比著掌展五指）

林代表：賺死人了，調那麼高啊！

女信徒乙：人家是「大神」唉！那邊的行情都是這樣，不討價還價的、你不知道呀！好了，現在就簽了！

林代表：還不到封牌，晚上到我家來簽好了？

秀雲：我說我的老爺子呀！她急著要在這裡簽，你就給她簽了吧！明天大家都要上工去了，這裡跟我們家裡還

不是一樣。

女信徒乙：簽了！你不想賺錢啊？

秀雲：（簽定了似地，大聲喊起來）喂！你們諸位大德，在南部有問「明牌」的人，想簽的話，就在這裡簽好了，一樣的簽，大家省得麻煩！

（就將由她帶的「〇〇七」皮箱與林代表，林代表取內物作準備）

女信徒乙：林代表，你太太「太上皇」說的，准了吧！來來，簽簽簽！

（女信徒乙即向在場的男女香客）

女信徒乙：喂！簽明牌的人都來吧！

好多人：來來來，來看誰的好酒沉甕底噢！

（大家蜂擁地近桌邊去。有的人已拿出了錢握在手中了，一大把……）

（女信徒乙移近至桌邊，手拿著錢，與林代表交起耳朵來，林代表點頭表示知道）

（林代表由「〇〇七」皮箱內取出一簽單，又取一筆讓女信徒乙畫押，一手接她的錢算起來）

（別人簽交錢的行為動作仍在繼續）

（刑警甲、乙變裝成了香客——戴鴨舌帽，穿外出遊覽裝，肩揹小包，也各持「香旗」，手上也拿著一大把鈔票——要讓觀眾認不出來，效果更好。他們二位於剛才群眾移騷動時候，已混入神壇內，參與簇擁於人群中。刑警甲眼看時機成熟，邊撥開人群邊藉故發號，刑警乙跟進）

刑警甲：我開長途卡車，今晚輪夜班，請讓我先來一下，拜託！

（前頭擁的人，讓刑警甲、乙先去。林代表算好錢，俯首將錢鈔放進皮箱內，而連頭也不抬起，叫著）

林代表：下一位！

刑警甲、乙：好！是我們！林代表，好久不見了，您好！

（刑警甲、乙已出示身份證件，林代表本能地伸手要去接，一看不對，猛抬頭一看！）

林代表：你們兩位是？

刑警乙：林代表，你不認得啦？縣刑警隊啊！

林代表：我們大家只是玩一玩……。

刑警甲：玩「大家樂」是吧！

林代表：……？（他不知所措的，木然地站著）

秀雲：山豐！快打電話呀？

林代表：沒有用的了！

（全神壇上的人群，早已騷動了，有的欲溜，但四名或二名制服警察人員早已防堵於通外要衝，想開溜難矣！有的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地）

想溜的人：我沒有簽……。

想溜的人：我也沒有簽……。

刑警甲：不要緊張，事情掀開了，跑不掉了，你們不理也不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嘛！對不對？請大家合作，一個人都不要離開，請進去、進去！謝謝合作，拜託！

（欲開溜的一些人，轉回室內，有的坐下抽一支煙）

刑警甲：請大家靜一靜，我們是縣警察局來的，林代表，請你放明白，您不能說我們管過河不能處理，我長話短說，現在所有在場的人，跟我們一起走，請大家到縣警察局接受調查，大家心裡有數，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們絕對不會冤枉你們任何一個人，但是證據充分，確實有麻煩的人，我們一個也不能放，謝謝合作。

刑警乙：林代表，請您把這些收拾好，皮箱隨身帶去好了。

林代表：（無奈，收拾好放進皮箱裡，慢慢站起）

刑警乙：我們在外邊有安排交通車，也有人招呼你們，現在，請大家上車吧！林代表請！

（所有在場的人，一個也沒有動，討饒倖似地）

秀雲：我的孩子兩隻腳傷得這個樣子，怎麼走法？

刑警甲：哦！妳是哪一位？

秀雲：吳秀雲。

女信徒乙：她就是鎮民代表娘，林太太。

刑警甲：（面對婦道人家，她又是林代表太太，態度稍作溫和）哦！是林代表娘！久仰，公子的腳怎麼啦？

女信徒乙：參加南部的「神明踢火」燙傷的，燒得很厲害噢！

刑警甲：哦！是這樣啊！真是「禍不單行」，請多保重！

秀雲：謝謝！您是隊長？

刑警甲：（點點頭）

秀雲：我孩子腳傷得很厲害，要住醫院治療，我能不能不要跟你們去，留下來照顧孩子行不行？

刑警甲：這個……？

男信徒乙：隊長，他們夫妻兩個都是主持人，她不去，大家都不要去好啦！對不對？法律要平等啊！

秀雲……？……

(林新通害怕，哭起來)

刑警甲：你的話是對的。這位仁兄的想法，我明白。林代表娘，你的情況很特殊，我們幫不上忙，請多包涵。

(幕外音響效果——交通車按喇叭催人上車的聲音頻傳進來——繼之，警車警笛聲也惶然地響著)

刑警甲：大家該走了吧！

(秀雲擁著林新通哭泣起來，林新通更是嚎啕大哭)

(刑警甲掃視一番作稍等候，而移站立於舞台中央，緊閉著大嘴巴，他將手中持之「香」折斷成兩段，放入口袋，長喟一聲，而猛搖著頭)

刑警甲：唉……(大有感喟世風日下之嘆)

(警車笛聲，催人汽車喇叭聲漸呈大聲大響地)

幕落下。

第八幕

場景：高樓頂坪上。

時間：凌晨——黎明

人物：徐慶輝、徐太太、徐明哲、徐明珠、趙老師、陳經理、縣警察局長王定邦、刑警甲、制服警員甲、乙。

場景佈置：(作者構想——估量演出經費之寬裕與否，請舞台佈景設計師設計繪製佈搭，使能更接近寫實環境地，高樓上的透天水泥坪地，又能產生高樓的高度和人物移動距離感，方便演出，益增效果更佳)

(舞台前椽全線佈置長排的矮水泥柱欄，欄柱之間橫接二、三感覺為鐵管的長管，刷漆成鐵管色，牆欄

石前角或可豎立一盞圓球型或角亭型街燈。由觀眾席上，可透視舞台全面。視為高樓坪台上的舞台上，或可佈置水塔景片，花樹盆栽，鴿子籠等(放些活的鴿子更好)，一般高樓坪台上可能有的景物。背景或可配視高樓林立的街房平面硬景片，由燈光師設計照明，這樣或可取得良好的演出效果)

(為使能取得劇情發生時間——凌晨至黎明時分的景象效果，可以乾冰放之，生出「霧」的效果)

幕啓：(某鎮街高樓屋頂上，夜色茫茫，薄霧飄渺，牆欄角的街燈被一片薄紗包住似的，顯得格外昏暗無光，由遠處傳來犬吠聲。夜深了，靜悄悄的)

(高樓下的街道上，偶而有車駛過，在這頂坪上，尚可聽見一、二聲汽車按喇叭的聲音)

(徐慶輝的人影兒，獨自佇立於牆欄柱邊，煩悶地正在抽著煙，他六神無主、心緒悶亂。旋，動身順欄左右踱來又踱去，好像他在走遠路，但却永遠走不完似地，難道他迷失了方向，或迷了途，糟了怎麼辦

？怎麼辦？

（徐慶輝仍在左右踱步，忽停停又走走。稍頃——由高樓下街道遠方傳來警車的螺笛聲——警車多部好像已駛至，有人馬來到，下車的動態聲音。高樓下街道情況好像騷動漸呈熱鬧模樣，徐慶輝沒聽見似地，完全無動於衷，仍在踱他的難步）

（高樓下街道上的景況聲音，犬吠聲、汽車喇叭聲、疾駛聲、汽車停駛聲、人群吵雜聲、警車螺笛聲等等均由配樂師負責放效果錄音來處理。至於樓下街道上向喊的幕外人物聲音，可用肩掛喊話擴聲機，及錄放音擴聲機。劇中人物對高樓上喊話亦可利用演出場所原有的擴聲機直接向觀眾喊話，亦無不可）
（樓下有人群吵雜聲，有人嚷起來了）

幕外：

一、二人：啊！在上面，看見了沒有？有鐵欄杆的那棟樓上……（噦哩呱啦叫著）

（這時由右幕後用聚光燈一、二盞由下斜向上，向舞台上的人物徐慶輝身上照射。這效果表示——高樓下的警車使用了探照燈在找人，找到了徐慶輝沒錯，探照燈的光線跟踪著他，始終沒有移開過）
（探照燈照射找人的動態，可稍作一陣子，然後再作固定人物之照射）

幕外：

一、二人：啊！找到了，就是他，徐慶輝！

幕外：

王局長：（喊話——鏗鏘有力誠摯懇切的聲音）徐慶輝先生，徐慶輝先生！

（徐慶輝聽得叫他名字，即停步似將有所行動，但又即聞叫，則佇立住，不動了）

王局長：徐先生！請你千萬不要動，我們請你不要動，不是在控制你的行動自由，而是絕對誠懇地在關心你，所以才三更半夜從老遠的地方趕到這兒來，徐先生你明白了嗎？現在我們在樓底下向你講話，我相信每一句，你都可以聽得見）

（徐慶輝表情漸清醒過來的樣子）

王局長：徐先生！我是縣警察局長王定邦，現在我要來向你說幾句話，請你不妨聽聽看。我們知道你現在也許因為肚子餓壞了，所以情緒很煩亂、心情極端不好，所以請你儘快的把頭腦放冷靜下來，心情放鬆，不要緊張。聽我的話，我可以對你徐先生提出保證，今天你有任何困難的事情不能解決，我們可以幫助你來解決，絕對不是來害你的。我知道你是一位相當優秀的美術裝潢設計師，對於是非黑白的分野一定能夠辨別得很清楚。徐先生，請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們今晚上趕到這兒來，不是來抓人，是來保護你的。所以請你放百萬個心。你知道古時候的縣太爺，老百姓都管他叫「父母官」是不是？我是局長，在稱呼

上也許還可以和古代的「父母官」相比，但是我的「作為」有沒有達到當「父母官」的標準呢？是不是盡到作人家父母的責任呢？這「人家」當然包括你徐慶輝在內的，當然也包括了你的兒子徐明珠。（徐慶輝聞兒子名字，猛醒一下）自從明哲寫信給了我以後，最近好幾個晚上，我都為了做父母的責任問題和該做什麼而煩惱，連睡都睡不好。徐先生，我自己檢討了很多，結果我終於得到了答案，是這樣的——古時候的父母管教孩子是「嚴厲」的，可是現代的父母管教孩子是「放任」的，讓他去「自由」。其實給孩子這種「放任」，由他們去「自由」的做法，是有很大的危險的，我用了當你的父母的立場去想你的問題，我發現我這個當父母的，對你的確太過於「放任」了，太讓你盲目地去「自由」了，完全可以說對你失去了眷顧和愛心，我們沒有把你照顧好，就是沒有在你可能發生錯誤行為之前，把你的思想行為糾正過來而引導好，以致於在社會上這種不良風氣的引誘污染和不斷的煽動、誤導，讓你整個人的行為產生了偏差，歪曲了你對金錢價值的觀念。這個時候，你迷失了原來走得好好的正途方向，相反的去迷信「神明偶像」，可以指引你去取得「不勞而獲」的錢財。這個分岔的結果，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徐先生，你事先並沒有想到、考慮到，更因為迷昏了頭，眼睛也昏暗了，當然無法去認清楚。「罪惡」化身的人，要使你踏入他們的陷阱時，都是躲在幕後的。他們假藉了很多「神明」的名義，裝神弄鬼，也看中了社會一般民衆的微妙心理——「神得金，人得銀」、「多拜多賜福」。為了歛財，普設了「神壇」，運用了「跳乩童」、「扶乩」的騙術使詐，而理所當然的騙走了你的大量金錢。他們的「詐騙行為」是雙管齊下的，最毒的一條管路，就是設賭「大家樂」！這個可以使人們去「迷信鬼神」，和做出「行兇搶奪」，遭遇了「不務正業」、「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頭，徐先生你是吃夠的了。現在我要提出一個事實證明，就是請問，現在的你和以前還沒有迷上「大家樂」的你，有何不同？你一定會發現，那完全是兩樣的人吧？徐先生你過去迷信了神壇的「神道」，誤信了「大家樂」的「公道」，不信自己的尊嚴、智慧、能力、學術之道，讓太太失信「夫道」，更讓子女錯信「父道」，這個際遇景況，是何苦來的呢？總歸一句話就是你過去沉迷「大家樂」所引起的禍害，讓人聽起來美麗、喜歡的「大家樂」，竟然是可以使人們「破剛毀道」而致人於死地的一支毒箭。徐先生，最先來得及救了你寶貴的生命的人，你可知道是誰嗎？就是你的公子徐明哲，明哲不但救活了你的肉體，而且救回了你的靈魂！徐先生，我相信你現在已經醒回來了，希望徐先生今後更能夠信任我們「警民合作」之道，唯有這樣，社會才能安定，家庭才會幸福，謝謝！

慶輝：（自語地）謝謝王局長……。

（即從口袋裡抽出一支煙點燃，抽了一長口）

幕後：（等慶輝抽口煙後再發話）

王局長：徐先生，我是王定邦，要告訴你一件事情，現場來了一位女老師趙老師，你應該認識她，她說要跟你講話，可見趙老師向來是很關愛你們家的，我們也應該感謝她，趙老師，妳請……。

幕後：（喊話——溫和理智、語音清晰、頗具說服力、親切感的聲音）

趙老師：徐先生，您好！我是明哲的級任老師趙慧明，我曾經向警方打聽過你的消息，知道可能在今晚上能夠把你找到，我實在很高興，也很安心，願為你道賀。明哲是我的學生，所以對於明哲的一切事情，我當然知道得很多。由於對明哲的聯想，讓我想起一個能夠啓發人智的歷史真實故事，應該說給你聽聽。這故事的發生是在西元一八八三年的三月，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少年時代。國父從檀香山回來到故鄉，他為了要讓家鄉父老們認知崇拜偶像是錯誤的，沒有用的，有一天，他邀了陸皓東以及子姪們同遊，在經過村路旁「北帝廟」的時候，同伴們認為既然經過廟宇，何不順便進去跪拜一番？國父反對著說：「我們為什麼要向木偶跪拜呢？他自己都顧不了自己，怎麼能降福給人呢？」說完，他大踏步進去，走近北帝神像前，用手握住北帝的木手，稍使力一拉，就把北帝的手拉下來了。同伴們見了，大驚失色，他却毫不在乎地對同伴們說：「你們現在看見這保護鄉村的神像了，我拉斷了他的手，他還在笑，這樣的神明，怎麼能保護我們呢？」我們從這個故事裡，可以發現我們的國父從小就聰明過人，有「真知」的智慧和，而且是一位認真務實的偉大人物。徐先生，我們知道自從有人藉「神鬼」故事的傳說，巧妙地利用了一般民衆喜歡拜拜，無所不拜的心理和奇異落後的民情習俗，處處設立廟宇、神壇、安置「偶像」供人花錢膜拜，甚至利用跳乩童使詐，高價出售「明牌」來，押賭「大家樂」以後，社會風氣驟變，民衆受污染，禍害匪淺！設賭「大家樂」做莊當組頭的人，對你這個押賭的人手中所持的各種明牌、陰牌、香灰牌、議員牌、內閣牌、電腦牌、市長牌、大樹公牌、石頭公牌、車禍牌、流屍牌、墳墓牌、六畜牌等等，一律照收，多多益善、童叟無欺，全部接受簽賭。他們會告訴你「輸贏心甘情願的嘛」，「運氣啦！」，「天運啦！」這些有毒的話語，就是在煽動你的「英雄主義」的意識心理，使你下注豪賭。他們的目的在招攬你多多簽他的「大家樂」，錢是你們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輸贏於我無損。當然，做莊的組頭從中得利，到了最後，錢都在他們的口袋裡，是不用說的了。「瘋狂大家樂」像颱風一樣吹遍了本省各地，蔚成了不良社會風氣。每逢開獎的日子，也就「幾家歡樂幾家愁」了。不正當而又不應該的消費大量增加，刑案禍事層出不窮，尤其是家庭事件更是嚴重，每每成為悲慘的局面，而讓人不可收拾，真是害人不淺！這些受了「大家樂」禍害的各種事實現象的增加，正與「神壇」活動的增長，簽賭「大家樂」的增加，相輔相成地成了惡性循環，看來是很難停止了。徐先生，今天你的懸崖勒馬及時而止的想法及行動，可以說是最正確最聰明的了。因為你不再受迷惑被矇騙。徐先生！我們對於「大家樂」這賭博，最要放眼看清楚的一點就是：表面上看起來，說是在簽「大家樂」輸贏的

賭博行為，其實完全是一種「你搶我奪」的搶奪拉鋸行為。結果就是金錢大量流動、大量消費，你、我、他之間滾來滾去，愈滾愈小，有一天，我們都非變窮不可。徐先生，我們一般的人有時候會把不正當的而又不應該的大量消費裹上一層美麗奪目的包裝，大聲喊它說是「建設急速增加」、「社會繁榮進步」其實是永無止境的浪費！很多：賭輸了「大家樂」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巨額負債的人，也就被迫得走投無路，鋌而走險，遠走高飛了。前幾天，在課堂上我問全班學生說，為了賭「大家樂」輸了錢的父親想跑了，這位父親的目的地會是什麼地方？結果全班的學生只有一個回答了我的問題，他就是你的公子徐明哲。他說：第一坐鐵路特快車直達監獄，第二坐公路快車直達地獄，第三坐飛機直達天堂。本來我想是「死路一條」，但是他却把這個人的末路說成了「死路三條」。徐先生，這句話所表達的意義是含有很大的警惕性的。我當老師的當場鼓掌表示嘉獎。徐先生，你應不應該佩服他呢？我向你保證徐明哲是一位頭腦極好、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你的女兒徐明珠，我問過她的老師，學業成績也很好，兄妹兩位都是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他們的媽媽是一位標準的好太太，徐先生你更是從事時髦職業的專家。這樣的家庭、子女、賢妻，你能說不滿意、不滿足嗎？徐先生你是「學有專長」的聰明人，是「大家樂」的被害人，你絕對沒有罪，過去你是受騙了，給誤了，又給害慘了，徐先生您千萬不能看輕自己，不要失去信心，東山再起，重新再來，您的太太、明哲、明珠都在等著您回家。徐先生！我願在這裡為您全家人作懇切的祝福，也要向您道聲恭禧——「全家樂」，合家團圓。

（這時——王局長、刑警甲、陳經理、制服警甲、乙等人，陪著徐太太、明哲、明珠，由左後上場……這些人出現於舞台左後角落上，稍暫停不移步前進）

（為了表示黎明轉早晨，天幕背景漸呈光亮，乃至舞台全面均呈白天景象）

明哲：爸爸！
明珠：爸爸！

（舞台前站的徐慶輝聞聲，轉向他們母子，但尚未移步近去。制服警甲、乙二人散開放站哨於適當位置）

慶輝：？（難為情地顯笑容）

徐太太：慶輝！

刑警甲：我們把徐太太和你兩個孩子給找來了，很不好找，找到現在……。

慶輝：（謝謝很小聲……點一下頭作謝）

王局長：徐先生，我是王局長，你絕對不能做傻事噢！有事慢慢講啊！

慶輝：（終於開了口，惶恐地）是的……謝謝！

陳經理：老徐，我什麼時候開口向你要過錢呢？天涯海角找不到人，真是的！
慶輝：對不起……謝謝！

趙老師：（這時……為了表示趙老師在下面講完後，上樓的人要隔後上場……她亦由左後角落上場）
（她見兩學生未走近父前去，速即扶推明哲、明珠促他倆快走近父親身邊去）

唉！快去啊！快去抱抱爸爸啊！請爸爸回家！

（明哲、明珠走近父前去，慶輝移近子女，子女擁抱慶輝）

明哲：爸爸！快回家！（放聲哭起來）

明珠：爸爸回家，爸爸！（放聲哭起來）

慶輝：好的……我……我……我不會再離開你們了，不要哭……（叫人不哭，自己却哭了）

（徐太太速近去孩子旁，扶擁子女也哭起來，於是全家人都來電了）

（陳經理忙著取出香煙，請在場所有的人士，老師也來一支）

趙老師：謝謝！我不會。

（天幕上，浮現一輪朝陽……陽光普照大地）

幕漸落下——全劇終。